

百年沧桑愚园路

从1918年拓路完成,愚园路距今已经有100年历史。现在的愚园路东起铜仁路,平行于南京西路向西延伸,经过了静安寺、百乐门等历史建筑,向西越过乌鲁木齐北路、镇宁路、江苏路、安西路,最后到达中山公园,横跨了上海西部版图。

100年来,英雄志士和豪杰文人来到上海,把故事留在了这里。而愚园路,因为它重要的地理位置,就好像是漩涡之中的洄流,激荡着许多传奇故事:它既有着红色革命的足迹,也有民主运动的足迹;既有着谍战的往事,也走过许多文人墨客的身影。许多大的历史事件,都能在愚园路上找到注脚。当人们阅读这些建筑时,不仅会听到大历史的声音,也能听到无数个体的诉说。

辗转漂泊 坚守医者仁心



建筑档案

昨天:犹太民居
今天:同仁医院
建成年代:1931
风格:犹太建筑
建筑师(投资方):英籍犹太人 Roseberry
地址:愚园路754号

愚园路754号背后,是一个医院与两栋建筑在这个城市近一个多世纪的辗转漂泊之旅。如果将医院比作一个人,那么用命运多舛来形容它们的经历也算恰当。诞生于宗教的救治情怀,也有过与知名大学联合办院的辉煌,遭遇时事变换一再迁址,捱过被日伪接管的岁月,也有过因为城市建设被整体位移的经历,这两栋建筑,却依然不卑不亢地伫立于光明的渡船之上,坚守一份医者仁心的诺言。

站在愚园路754号前,你看到的历史保护建筑铭牌上,除了建筑结构的描述,关于它的来历,只有简单的一句“由英籍犹太人 Roseberry 建造”的字样。再看看左右两栋红色老楼,东面是同仁医院急诊部,西面是同仁医院住院部,754号被“藏”在两楼的中间。无怪乎在大多数上海历史保护建筑的描述材料中,这栋楼合着东西两栋医院用房,统一被称作同仁医院。

在成为同仁医院的一部分之前,愚园路754号并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名字,我们现在所知道的,只有这样两个事实——第一:它的首位主人是犹太人 Roseberry,第二:它现在所在的地方愚园路750弄并非它最早的家。除此之外,我们无法知道更多。

从建筑形态上来寻踪觅迹,还是能找到历史留下的蛛丝马迹。首先,斜、直块面相交的整体造型,很容易让人想到犹太会堂,这样的几何拼接,在上海知名的犹太教建筑摩西会堂的身上也能找到影子。整个建筑的外墙,使用奶黄色鱼鳞纹粉刷点缀,远看质朴无华,细细观赏,却能带来视觉愉悦。整幢建筑采用热水汀取暖。煤卫设备、车库和佣人房间一应俱全。据说房内起居室里还有一扇彩色玻璃窗,图案是“一帆风顺”,还保留至



今。整体建筑的配套规格非常高,犹太人的多金可见一斑。

关于754号的来历,也是众说纷纭,比较流行的一个说法是,1930年愚园新村建造前,Roseberry 买下754号这块土地,原来以为浙江兴业银行为建愚园新村,必定要购下愚园路754号这块土地作为新村的出入通道,于是待价而沽。经双方谈判因要价太高而成为僵局。Roseberry 便索性在此建造了这幢犹太建筑给儿子居住。如果真是这样,那么我们倒要谢谢 Roseberry 的商业头脑以及浙江兴业银行的知难而退,换来了一栋建筑的百年平安。而且这种平安一直在延续,进入上世纪90年代,为了地铁二号线江苏路车站的建造,愚园路需要被拓宽,本该在城市建设进程中被拆除的754号,不但逃过一劫,还被完好无损地从原来的愚园路754号被平移到了现在的750弄。所以,对这座房子来说,是否有一个美丽的名字真的无关重要,哪怕

只是一串数字,一样能叫人肃然起敬。现在的754号外墙上,挂着这样的抬头——长宁区社区协同服务中心,长宁区疑难病会诊中心,同仁医院客户服务中心。它已经成了同仁医院的一部分,所以,讲到754号,不得不提的还有同仁医院。

真正的同仁医院,实体建筑早已不复存在。这间建于光绪六年(1880年)的医院,背景是基督教圣公会驻华教会,它的第一任院长是文恒理。文恒理何许人也,他便是大名鼎鼎的文惠廉牧师的儿子。同仁医院可以算是上海滩最早的医院之一了。比较值得一提的是,为了培训医师助手,文恒理在医院内部开设了医疗助理培训班,后来培训班越做越大,进而有了医学院的雏形。1896年,正在改组中的圣约翰学校(圣约翰大学前身),将文恒理和它的医学院统一纳入本校的医学系。至此,圣约翰大学的医学院成了为同仁医院对口培养医生的教育



基地,反过来,同仁医院的一些著名医生,也成了大学医学院的教授。换到今天,这便是类似于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,同济大学附属新华医院这样的编制,早在百多年前,上海人就已经践行了教育与医疗联姻的理念,真算得上是前卫之举了。

在漫长的一百多年里,经历了抗日战争、太平洋战争、解放战争,同仁医院在纷扰的世事里几经搬迁,虽原址已无迹可寻,但在愚园路和万航渡路,都留下了曾经驻足的身姿。1977年,应该算是同仁医院的最后一次搬迁了,它的地址被定格在了愚园路738号。20年后,这两栋建筑迎来了754号的加入,三幢不同时代,不同风格,不同功能的房子,被人为“拼合”在了一起,成了一座完整的医院。这是缘分,亦有一份关于治病救人的坚持,直到今天,他们像三位来自不同地方的过客,在一块最适合修养身息的地方安生立命,互相扶持,发挥着一份医者仁心的余热,你说历史残酷吗?一点也不,房子与人的根系终究也是类似,本无关地理位置,而是与谁一起组成了那方叫做家的所在。从这点来看,这是754号的幸运,是同仁医院的幸运,也是上海人的幸运。